

开卷有益

东山岛的星光和月光

——读王彩平的《有时星光 有时月光》

□陈子铭

把讲大道理的书写得好看,不简单。一个中央党校副教授,到一个海岛上挂挂职,工作之余写了一本书,描述她在岛上一年间所看见的听见的,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些岛上经历的人和事,在书里成了星光月光,借着那些光芒,我们看见大海,星辰大海。

书名挺青春的,读下去才知道挺闽南。“有时星光,有时月光”这句话来自当地俗语,大致意思是,万象变化,风水流转。说的是规律与格局,讲的是努力与信心,闽南人的豁达与不服输,都在里头了。《有时星光 有时月光》制造了一种阅读情景,历史追索、田野考察和实地采访相互映照,口语化表达挺接地气儿,还有些文艺范。

东山是个岛,福建第二,人口二十来万,县级建制,对一个学者来说,透过一个岛来了解区域性社会历史,诸如海洋历史、改革开放,以及人的境界,是个很好的观察点。作品呈现独特的历史洞见,敏锐而真诚。让我们多维度地了解一座岛屿,她的前世今生、现实图景与未来展望。

历史洞见。由大历史观建立起来的叙事逻辑,统筹古今素材,连缀人物与个案,探问精神传承,形成对岛屿的整体观

感。思想跳跃而收放自如;内容繁多而脉络完整;观察犀利而转圜周到。三张文化品牌——谷公(谷文昌)、关公(关羽)、黄道周,拉开作品时空。大背景:海洋文化。海洋是这个岛屿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也是参与外部世界历史进程的切口,海上丝路泊船点、货币历史、走马溪之战等,数百年云兴霞蔚,人文素养皆由此生,为岛屿精神底色。黄道周,在历史转折时期毅然决然,坚守大义;关公,忠勇的化身,海洋之神、财富之神,守护万民;谷文昌,带领百姓治理风沙,植树造林,把一个荒岛变成绿色家园,塑造现代语境下共产党人与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的范例。历史洞见贯穿篇章结构,让人相信,有一种力量,如海潮汹涌,月光与星光照耀,历史与时代共生。

有意思的是,作品的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生活的轻盈互为衬托,比如《苏峰山》《一个声》《刚刚好》,你感到灵魂鲜活、色彩斑斓,沉甸甸的历史,原来是为了今天的生活更丰盛饱满而生。

敏锐。似乎潜伏着媒体人的嗅觉、视角和介入方式。发现问题,寻求答案。风格明快,善用短句,切题直接,点到则止。时不时口语,挺接地气儿。你仿佛看见一个风尘仆仆的记者奔走于海岛的各个角落,渔村、海岛、市井、景区……《有时星光 有时月光》篇讲述乡村振兴的人与事,《串岛游》篇是对东山岛旅游资源调查。目光犀利之处,挺潮的南门湾,隐藏着代代相传的治理理念。

作品有些文艺范,深度报道的叙事结构和散文的自由活泼相互呼应,呈现岛屿的自然风光、地理人文,无垠的大海、蔚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洁白的沙滩、古老的渔村、美味的海鲜,一篇篇写得挺漂亮的游记,可以看到色彩,听到声音,感到心情,悟到思想。洋洋洒洒二十余万言,被情绪带动,被诗心贯穿,语言和思维有些天马行空,看着岛上拍摄的电影《左耳》,想到《西雅图不眠夜》和面朝大海的凯瑞公园。看到东山湾的海中孤岛,想到秋高气爽的普罗旺斯,中间打转,进来一个严肃的话题,看起来也不违和。她给作品搭建的这种横向界面,与历史纵深交织,与现实图景碰撞,像浪漫与犀利的变奏。让人觉得,她所描述的是一个多么美好而充满活力的地方啊!

真诚。这是书中柔软的一部分,生命之轻重,都写在里头了。她努力发现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写过去年代的人的担当与行动,对社会变革产生冲突的明了、化解、扭转,她笔下的兵灾家属、寡妇村、东山保卫战,那些耳熟能详的往事,形成于政治斗争激烈时,纠结于矛盾冲突无解处,突然,一切释然。她用了一个关键词——彼此解脱。是智慧与悲悯,完成了一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解脱万千家于哀伤,也为岛屿的未来铺设康庄大道。当东山人民披荆斩棘建设美好家园,共产党人的担当,成了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在经历过动乱的动荡之后,经历离散与团聚、生存与死亡之后,唯家与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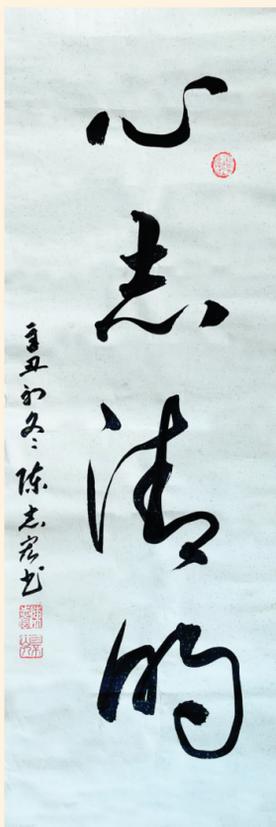
永恒的话题,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唯百姓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持。于是,有了谷文昌精神,有了万人敬仰的标杆,有了先拜谷公,后拜祖宗的清明习俗。她真诚地生活在当下的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写他们的信念、智慧、奋斗、创造、成功,写他们面对的挑战,写他们的温情与友爱,写他们为描绘广阔的时代画卷做出的努力,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多么催人奋进的时代啊!

读罢掩卷,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和人民一起创造历史,依靠人民,造福人间,这也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历史觉悟。

这本书出版时,王彩平已离开东山岛,这时读她的书,也许更容易体会她与这座岛屿的情感联系,她是观察者,也是一些事的亲历者,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有属于她的诗与远方,也有属于所有人的星辰大海。

心志清明

陈志宏书



富美香州,宜居之城,这里春有花、夏有果、冬有绿、水清天蓝,是著名的花果之乡。小说里的香州其实就是作者的家乡漳州,有“田园都市,生态之城”的美誉。读完《香州花满城》后,越发激起对香州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正如她在文中所说:“看得见风景,摸得到幸福,载得动梦想”的富美香州,正款款而来。

《香州花满城》这部小说没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是以质朴的笔调表现平常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现状,这些平凡的故事虽没有惊心动魄,却能扣人心弦。她的笔下,一花一草、一饮一酌、一哭一闹,都是生活该有的模样。小说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四个:朱子奇、王光耀、张锦城、王金国。这些都是普通人,他们波澜不惊地活着,可平淡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戏剧性时刻。书中以朱子奇为轴心,故事慢慢铺开,身为人民教师的朱子奇经历了下乡、援疆、跳槽,直至升为美术馆办公室主任,在摸爬滚打中悟出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人生哲学。叶子的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让我们看到当下乡镇生活的事,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新时代之风。

几个女人的婚姻、爱情并不雷同,亦不索然无味,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家叶子对于这种偶然邂逅产生恋情之后的故事有新的思考。离婚后的彩霞决定自强不息,在娘家创业,做水产生意。当小玉知道王金国的公司遭遇危机的严重性,她从一个爱慕虚荣,享受荣华富贵的富太太变成一个坚强勇于拼搏的女汉子,毅然决然回到公司帮老公一把。还有女画家陶荷,差点离婚的陈朝云,被误认为“花瓶”的李兰……小说中的这些女人对感情理性克制,自爱自立,不依附别人,不受婚姻家庭的约束。面对工作有乘风破浪的勇气,虽然没有能撑起整片天空,也能顶起半边天。面对生活,独立自信无畏,顺从本心,有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勇气。叶子写出了新时代女性该有的姿态,她们宽容、智慧、坚韧、勇敢、变通,面对人生的千姿百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脚步,成为最好的自己。

叶子的小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比如直接描述的古城、八卦楼、江滨公园、彩虹桥;间接描述的凤凰山的荔枝果园,东湖生态园,读来亲切。小说中提到的海蛎煎、五香面、粉粿、麻糍等

七色花

万顷波涛中,如弄潮儿

——小评炫齐《跳房子》、张铃《数绵羊》

□李昱昕

高考前夕,我的同班同学陈炫齐、张铃的作品集《跳房子》《数绵羊》同时出版,姚校长嘱咐我写篇书评,我深感荣幸,却又“诚惶诚恐”。我素来对现代文学涉猎较浅,尤其是小说和诗歌,总担心自己见解狭隘,未能合炫齐、张铃本意,又见笑于众读者。斟酌良久,中间又经许多事务耽搁,书评写罢,夏尽秋来矣。

我和炫齐、张铃在厦大附中同学六年。在我看来,她两人在万顷波涛中,如弄潮儿。

何谓万顷波?作为一名要参加高考的学生,要面对如山题海,要接受考试挫折的打击和来自各方面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得益于厦大附中“校园写作,润泽生命”的理念以及自我对文学的不变初心与执着追求,炫齐、张铃能在书山题海的裂缝里划下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文字,保持较高的文学水准,并得以出版,实为可贵。

万顷波也象征着中学生群体文学创作的不良导向。一者即考场八股文。许多学生日夜背诵经典范文,熟记作文素材,揣摩出卷者心思,可谓“苦心孤诣”。好处很明显,考场中多半能拿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分数;弊端也很突出,除此之外,难有佳作。他们的视野被局限,思维被固化,不会写散文,不会写诗歌,不会编小说,不会做札记,遑论时评乃至学术论文了。在我看来这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一个现象。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能进行一定的课外文学创作,但似乎存在两个很突出的问题。写散文的大半跳不出“乡土文学”,而且总是千篇一律,难以让人产生共鸣,只觉得是流水记账,无病呻吟。写小说的又受“新概念”的影响,求新求异。这本不是坏事,可许多人却“走火入魔”,推崇古怪、费解、偏激的文章,我个人感觉“现代主义”已无法形容这类作品,愿戏称之为“超魔幻后现代主义”。

而两位作者何以称之为万顷波涛中的弄潮儿呢?首先,她们能很好地驾驭散文、小说、书评、诗歌等各种文体,而且主题多变,佳作迭出。以《数绵羊》为例,张铃在前言中别出心裁地运用了访谈文学的形式,在对话中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文学观念徐徐展现,亲和平易。整本书中,有小说如《大师离去》,有游记如《旧城记——南京,南京》,有纪实如《夏夜十点钟》,有议论如《习“容”首行知》,有人物评议如《孤城里的国王》,有书评如《杂草丛生瞎子村,味道苦腥羊眼酒》,有现代诗歌如《下一秒》。这些不同主题各样文体的作品,在给大家带来变化缤纷的艺术审美的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丰富的阅历和扎实的

文学功底。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字、词是汉语表意的基本单位,是成就一篇作品的基本架构。写诗词讲炼字炼句,讲现代文学亦是如此。试看炫齐《这些我遇见的花》中描写夜来香一段:“从二楼露天楼梯上三楼,有矮矮的粉色瓷砖墙,墙头托着夜来香沉甸甸的枝头。雨天的花串几乎要变成白色雨滴,大朵大朵沿着粉墙滴下来。”“托”字既展现出了夜来香枝叶旁逸斜出动态美感,也与“沉甸甸”一词相照应。将雨天花串联想为白色雨滴,“沿粉墙滴下来”更是传神。雨滴与花瓣交融,大小联动,远近舒张;白花从粉墙滴落,色彩反差寓于动静变化之中。浑似一幅古画。张铃《旧城记——南京,南京》中的文段也十分精彩:“远方云如公鸡啼鸣,如白驹移形,脚下层层岛屿,头顶却是汪洋,缓缓分流,成江,成河。细观,云上除无际蔚蓝,还镶一层金黄,裹着不易觉察的暖光,似橙,又似粉,简单颜色跳不出它的柔和。”场面刻画得十分细腻,富于想象,没有太过花哨的语言,就像电影镜头一般切换自如,让人俯仰于天地之间。真可谓天然文章。

表达毕竟只是一座沟通读者与自我内心思想情感的桥梁,真正的好作品,需要“内力”的支撑。

炫齐《在附中过冬》中写道:“洗衣机最早预示着冷空气来袭,它疯狂地吞吞吐吐又翻滚不止,甩出白色泡沫。颇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味。只穿秋季睡衣的六七岁女孩子在开水房拨弄长发,时而用吹风机暖暖赤着的脚丫,又往打水的同伴领口灌进一股热风,时而挤过地上五彩斑斓、塞满衣服的桶,探身看那洗衣机是否已经停止转动。短发的女孩挎着半开的书包,怀抱一摞历史从自习室出来,与走廊上扑打被褥享受阳光的舍友撞肩问候,转身进入轰鸣不息的开水房,装一壶烫水温暖冷得发僵的手。”整段文字是以冬天来临,寒气逼人为背景展开的。南方没有暖气,冬天冷湿,多大风,极难熬。炫齐记录了一个很好的日子:繁杂的学习中,今天没有课;寒冷的冬天里,今日暖洋洋。在开水房周边的几个细节,交织出了一幅“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画面,定格了一刹那的温馨,颇令人感动。而《叛逆日记》则以虚构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在成长中的思考。“你的叛逆期,实在是太长了”。主人公在成长、婚姻、育儿中表现得十分古怪而极端,充满反叛意识,甚至是为了反叛而反叛。从深层次来说,引导读者思考如



何处理自我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也彰显了传统与新潮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与撕裂。诙谐而深刻。

张铃在《不忘初心·碎语》中也展现了她的思考。“然后呢?刚入职时那份对于手上工作的热情,时刻的新奇感与满足感,高涨且认真的学习态度,在时间的稀释下还剩多少?说实话,我不敢保证。但也正因如此,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必以实践证明。”大千世界,花花绿绿。在这个信息发达而碎片化的时代,多少年轻人血气正盛,未经理想便选择了道路,退却了热情,暗淡了初心,便甘于沉沦,任时间流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油腻与平庸。张铃则显得尤为冷静与理智,她并不急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秉持一种上下求索的态度,以实践开赴未来。衷心祝愿她在大学里能通过实践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不忘文学创作的初心。

作者简介

李昱昕,厦大附中2021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高中期间出版旧体诗词集《野马集》,曾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百人团。《跳房子》,著者陈炫齐,厦大附中2021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北京大学。《数绵羊》,著者张铃,厦大附中2021届毕业生,现就读于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书讯

许少梅诗集《诗意平和》出版

对家乡的另一种文字书写

本报讯(卢丽娟)继出版散文集《爱你不是两三天》之后,近日,许少梅个人诗集《诗意平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集共收录作者近年创作的120首长诗

和短诗,题材均与家乡平和有关联。分为“诗意平和”“人生邂逅”“土楼歌谣”“紫雪飘飘”“爱在飞翔”五个小辑,有近距离的“平和”及“土楼”,有诗意的“人生邂逅”,有浪漫的“紫雪飘飘”,还

新书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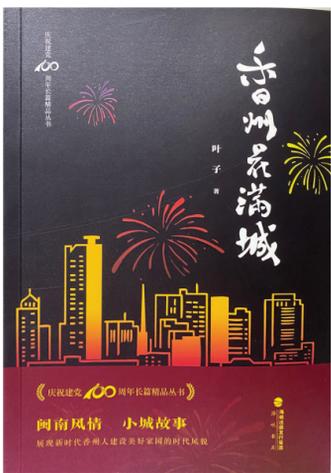
香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读叶子的小说《香州花满城》

□宋阿芬

小说展现新时代香州人建设美好家园的时代风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价值理想和雅正之气。以香州市征地拆迁时代背景,叙述了几个乡镇干部在乡镇工作经历,感受乡镇干部的酸甜苦辣,了解基层群众生活的千姿百态,以及乡镇干部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香州展现出日新月异的美,是因为有一群人意气风发地走在奔小康的路上,努力建设自己的家乡,他们就是乡镇干部,永葆工作热情,以身作则,真心为农村谋发展。在塑造这类乡镇干部的形象,作家叶子有自己的思考,小说中叙述了一名党员干部——兰香镇镇长王光耀,他在其位,谋其事,尽其职。当香州花王王金国打算和其他村民一样违规抢建获得巨大赔偿时,王光耀说:“你要是带头违规抢建,我就第一个拆你的房。”作为征迁工作小组组长,王光耀天天奋战在征迁现场,深入群众,到老百姓中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一次处理纠纷时,被误砍到胳膊住院后仍尽心竭力为人民办实事。他心系老百姓,在一次抗台风中,为转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因公殉职。蝴蝶镇的镇长张锦程在征迁工作中,有很多“面线亲”来找关系想获得更多赔偿,张锦程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本色,秉公办事,铁面无私:“国有国法,要按规矩办事,该你的就是你的,一分钱都少不了你,不是你的,一分钱你也别拿走。”张锦程镇长一心为公,造福一方,老百姓送锦旗“包青天”给张镇长。正是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乡镇干部敢担当、有作为,体现了奉公为民的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本色,正是那些勤劳质朴的老百姓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才有今天的香州处处碧水蓝天,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作者关注时代,真切感受这个时代,将新时代的精神传达出来,记录下来。

王国维曾经说过:“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者。”叶子写婚姻、爱情确实“沁人心脾”。小说中



各种香州小吃,还有杨梅、菠萝、柚子等水果,具有香州的地域性。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作家叶子凭借着对家乡的挚爱和独特的视角,把家乡特有的风土人情巧妙勾勒,给我们勾画出香州独特又迷人的风情画卷。

文如其人,小说的语言淡雅朴实,温婉细致,语调平实温和。作者用香州特有的花果,巧妙地用花喻人,借朱子奇的话说:“这一生要有悲有喜,像鲜花怒放又枯萎,这样才有滋味。若一生如一株绿植从不开花,这样生命未免缺乏色彩。”用果喻人,“每个人一生中遇见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们可酸可甜,可软可硬,可以外表坚强,内心柔软;也可以尖刺在外,酸涩在心。”语言纯净又生动,准确严谨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具有泥土气息的语言令人深思,并拨动读者的心弦。

有感思的“爱在深秋”。诗集取名为“诗意平和”,虽然平淡、无奇,却闲适、静雅。“平和”既是地名,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向朝廷奏请建县而来的,又是世界文化大师林语堂先生“幽默、性灵、闲适、平和”的一种意境,更是作者想要的一种理想境界。写诗对作者来说,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和言语的表达,也是一种生活自我放松的润滑剂,她总是愿意任思绪天马行空,这种感觉很好。